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五六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張氏春秋集注

綱領

宋張洽撰……………一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

宋李琪撰……………一七九

春秋通說

宋黃仲炎撰……………二八九

洪氏春秋說

宋洪咨夔撰……………四五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注
綱領
卷一至三

詳校官通政使_臣夢吉

給事中_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_臣王慶長

騰錄監生_臣陳守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集注

春秋類

提要

_臣等謹案春秋集注十一卷綱領一卷宋張

洽撰洽字元德清江人嘉定初進士官至著

作佐郎端平元年朝廷知洽家居著書宣命

臨江軍守臣以禮延訪齋紙札謄寫以進書

既上除洽知寶章閣會洽卒謚之曰文憲以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注
提要

其書付秘閣書首有洽進書狀自言於漢唐

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考覈研究取其足以

發明聖人之意者附於母事之左名曰春秋

集傳既又因此書之麤備復倣先師文公語

孟之書會其精意詮次其說以為集注云云

考朱子語錄深駁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說

洽此書以春為建子之月與左傳王周正月

義合足破支離輻輳之陋車若水脚氣集乃

總校官臣陸費墀

深以治改從周正為非門戶之見殊不足據
至若水謂春秋一書實實判斷不得除非起
孔子出來說當時之事與所以褒貶去取之
意方得今作集注便是實實判斷此照語孟
例不得語孟是說道理春秋是紀事且首先
句便難明惠公仲子不知惠公之仲子耶或
惠公同仲子耶尹氏卒一邊道是婦人一邊
道是天子之世卿諸儒譏世卿之說自是明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注
提要

三

訓恐是舉燭尚明之論理雖是而事則非也
云云其論亦頗中治之病要其合者不可廢
也明洪武中以此書與胡安國傳同立學官
迨永樂間胡廣等刪襲汪克寬纂疏為大全
其說專主胡傳科場用為程式治書遂廢不
行今此書遺本僅存而所謂集傳則佚之久
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注
提要

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注綱領

宋 張洽 撰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

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

程子云曰上少湯字

予小子履敢

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

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注

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

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

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顏淵

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

寅為人正時以作事當以人為紀故取之

乘殷之

輅得質服周之冕

得文

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

聲淫佞人殆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

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

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也

子曰

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子

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子曰齊一

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

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

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

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注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陳成子弑簡

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

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

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

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公羊傳子曰春秋之信史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亦此意也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史記魯哀公十四年春狩于大野獲麟孔子曰吾道不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注
綱領

三

行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十四年約其文詞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孔子在位聽訟文詞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

莊周氏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公羊氏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之正莫近諸春秋

漢董氏曰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隋王通氏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

濂溪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注
綱領

四

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孔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河南邵氏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五伯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也

橫渠張氏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注
綱目

治之故其說多鑒

伊川程氏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理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又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始見其法之用又曰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他經非不可窮理也但論其義耳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春秋以何為準

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中非手

足胼胝閉戶不出之間所可取也視其當然之時則閉戶胼胝各為其中也權之為言稱錘之謂也何物為權義也時也亦只說到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又曰春秋傳為案經為斷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諸侯而有廢禮即外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又

作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

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注
綱目

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

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一作時以開人各因時而

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

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

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

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

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

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

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

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一本無心字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

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 又曰春

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

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 又曰有重疊言者如

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

如土功之事無大小一一書之其意止欲人君慎重民力也 胡氏曰詞同者正例也詞異則其例變矣 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惟窮理精義以學春秋者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也

武夷胡氏曰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孟氏又發明宗旨以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叙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

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必褒而善可勸有罪必貶而惡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大禹之抑洪水周公之驅虎豹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之作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

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為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所同然者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 又曰傳春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注

九

者三家左氏叙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詞辯而義精學經以傳為案則當閱左氏玩詞以義為主則當習公穀如載惠公元妃繼室及仲子之歸于魯即隱公兄弟嫡庶之辨攝讓之實可案而知也當閱左氏謂此類也若夫來賵仲子以為豫凶事則誣矣王正月之為大一統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當習公羊氏謂此類也謂母以子貴媵妾許稱夫人則亂矣段弟也弗謂弟公子也弗謂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之處心積慮

成於殺也當習穀梁氏謂此類也若夫曲生條例以大夫日卒為正則鑿矣萬物紛錯懸諸天衆言淆亂折諸聖要在反求於心斷之以理精擇而慎取之則

美玉之與武砮必有能辨之者

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叙事尤詳能

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為多公穀釋經其義皆密如衛州吁以稱人為討賊之詞也公穀釋不地故也不書葬賊不討以卑下也若此之類深得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也啖趙為三傳所記本皆不謬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妄加附益轉相傳授浸失本真故事多迂誕理或舛駁其言信矣然則學者於三傳忍焉而不習則無以知經習焉而不察擇焉而不精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注

十

則春秋之弘意大旨簡易明白者汨於僻說愈晦而不顯矣

春秋集注綱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注卷一

宋張洽撰

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隱公 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諡法不尸其位曰隱

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公羊傳桓公幼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馬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伊川程子傳曰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注

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通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又曰詩亡者謂雅亡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泰山孫氏曰春秋之始於隱公者非它以平王之所終也平既不三東遷之後周室微弱諸侯強大朝覲不修貢賦不奉號令無所求賞罰無所加壞法易紀變禮亂樂弑君戕父攘國竊號在在有之征伐四出蕩然不禁天下之正中國之事皆諸侯分裂之平王庸暗歷孝邇惠莫能中興播蕩陵夷逮隱而死雅誥不復作天下無復有王矣故詩至秦離而降書至文侯之命而絕春秋乃作自隱公而始也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隱公之始年也古者諸侯之國各隨其君之年以紀事故不書是年為

平王之四十九年至於正朔則王所建也此所謂春乃建子月冬至陽氣萌生在三統為天統蓋天統以氣為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注

主故月之建子即以春而丑寅之氣皆天之所以生劉歆云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夏正建寅之謂也周正建子地化商正建丑也人事之紀夏正建寅之謂也周正建史作經方尊周以一天下豈遽改其正朔哉然古者紀事簡畧多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至於事之紀大畧見者乃繫事於時考之書如春大會于孟津秋大熱未獲此事以大略見而繫時者也其餘記其日月則不必繫時如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畢命惟十有二月六月庚午肅其德如武成康誥顧命等篇皆月不繫於時蓋止欲紀歲月故舉月則知時也春秋筆削史記以立大法於元年之下王正月之上每歲四時必加謹春夏秋冬之文者程氏所謂春王正月王正月王正月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者也正月加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正朔者天子所以奉若天道而敬授人時者也堯之歷

象舜之璇璣皆帝王之首政天下所當奉承者是時王政不行諸侯放恣不惟禮樂征伐不稟於周室而正朔之大亦國自為歷故考之唐志周魯宋各有歷法晉當獻惠之世大抵皆用夏正夫子示撥亂反正之法而特書王正月比公羊所謂大一統也示一統于此而禮樂征伐之專者以次而正焉此元年春王正月所以為謹始之書也不書即位蓋春秋假魯史以立法而時君之舉有難以顯言者故於筆削之際謹嚴以示褒貶隱公自立不由王命與先君之命故絀其即位恐其未著故特書正月以起之蓋諸侯之有國必受天子與先君之命則其有是國而治民也其身正而可以正國人矣苟或不然守天子之土而無天子之命守宗廟之典藉而不出於先君之傳付是二者一或闕焉君子有所不居今隱公兩皆無之蓋其父惠公本欲立桓公然惠公之薨桓尚幼諸大夫扳隱而授之位隱公欲成其父之志而懼桓之卒不克立於是立乎其位以俟桓之長而授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注

三

之然公之志雖如此而上不請於天子下不以告於方伯人孰知其果有與桓之實意哉又況居位十有餘年而大命不發讒說得行故胡氏以為諸大夫叛已而遂立乎其位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春秋絀隱公即位所以著父子君臣之倫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有國者不可不明於始也
邾公羊並作邾婁與禮記檀弓同蓋齊人語也蔑公羊穀梁作昧 三月建寅之月公隱公也魯侯爵而稱公者臣子之辭夫子魯人也書他國諸侯侵伐盟會則從其本爵而魯獨書公蓋父母之邦先祖之所逮事從臣子所稱之爵所以崇敬也及與也凡盟會侵伐內為主書及外為主書會所以別首從而謹善惡之首也邾今襲慶府鄒縣儀父邾君之字左氏曰邾子克也邾魯之附庸附庸之君例稱字盟約信誓神之事其禮蓋殺牲而共飲其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如此牲也蔑姑蔑魯地鄭樵曰今兗州瑕丘縣有姑蔑城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注

四

春秋於諸侯之國事則稱國言君與大臣共圖之也於其君之父子兄弟出入誅殺之事則稱君若其君之志也仁人之於弟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矣其或不中不才亦必正之以義使不格姦厚之以恩使不離富貴今莊公之於叔段無念鞠子哀之心而懷其母偏愛欲奪已位之恨授之大都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方其居京收邑之時可制而不制如鷲鳥將擊而匿形於未發之先稔其惡以待其成及其逆節已露然後以冠讐之法討之以力勝為事必誅為期至于伐京伐鄆之日雖段之死于兵而有所不恤矣經不書其弟段固舉其不弟也然莊公非特以段之不才弃之乃其心實欲養成其惡待以冠賊無復天倫之念故書曰克段于鄆然後莊公伐忍之心施于同氣者舉形見於筆削之間矣 穀梁氏曰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程子曰言勝之見段之強使之強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繫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王於奔也 周平王也宰太宰咺其名來來魯也惠公隱公之父仲子惠公之妾惠公以去年薨仲子卒之年月不可知或亦去年也曰惠公仲子公羊傳曰兼之是也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車馬曰賵士喪禮公賵玄纁束馬兩天子賵諸侯之制未聞案惠公仲子皆已葬則此已不及事而追行其禮也 周王稱王耳春秋加天於王之上見天子當奉若天道而行天之命如皋陶所謂命討典禮皆出于天王者奉而行之此春秋稱天王之義也天子於諸侯有賵禮所以褒有功德而厚其終也諸侯無再娶之禮惠公牽于私愛寵庶妾之仲子而立為夫人正犯以妾為妻之戒潰亂夫婦之綱乃天討之所當加九伐之法所謂犯令陵政姦此類也平王不能正惠公之舉反厚其送終之禮并寵妾之喪遣冢宰而來賵冢宰不能以紀法詔王乃奉命以賵亂倫之侯上僭之妾仲

尼以春秋之初方書天王以立法於是貶冢宰於上士中士之例深舉其以百揆之尊瘞官失職一至于此貶其臣則君可知矣凡春秋之書以尊者而貶從卑者之列必有大鼻極惡而後加焉不可以常事觀也九

月及宋人盟于宿宋今應天府宋城縣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焉及內之微者宋人外

盟于宿書此與歲之盟同旨夫盟以結信終身不變可也七年伐邾十年伐宋敗師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周

取邑盟之不足恃斷可識矣穀梁采地伯爵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來魯也穀梁

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襄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禮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求脩之內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謹案內外之辨所以殊尊卑也朝必有玉帛聘必有幣

諸侯可以相交而王臣之與侯甸不可以相授受所欽定四庫全書欽定四庫全書

以絕人慾性來之私而嚴尊君事上之禮成周盛時防微杜漸之意殆必如穀梁氏之說矣經書祭伯來所以見周室法度至此蕩然故特公子益師卒傳曰眾父卒

去其朝以立內外之防也與益師卒益師字眾父眾仲其後理或然也春秋於諸侯書卒書葬與魯君及夫人同於大夫書其卒而不書葬恩紀詳

畧之差等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故問其疾弔其喪賜其葬臣鄰之義必厚其送終之恩此春秋大夫卒必書之旨也不書官程子曰諸侯之卿必受命于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愚案東遷以來王命不行諸侯不以天子之命為重故三命再命之制不復請于王而其強

而此外列國一切削之也大

夫卒必書日不日史失之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戎胡氏曰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

者後書魯與戎盟會侵伐並同趙氏曰凡戎狄不書爵號而君臣同詞臨江劉氏曰與會者戎之君也不

與君稱外之也王者內京師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正朔不加禮樂不及朝聘不與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雖大皆曰子有故也然後著其名爵外之也杜氏注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為禮潛魯

戎之法驅之而已此費誓所以錄于書也惠公與之有地傳會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今案待

好既失之矣隱公明內外之辨修戎政而絕其好會可也

不能絕之因與為禮等諸戎于堂陸遂來其盟誓之請雖辭於今竟不能却而與盟於後故於此書曰會戎所以識隱公降國君之尊失中國之重不修政事結援

欽定四庫全書欽定四庫全書

四裔不習武備百侯為苟安之舉觀夾谷之會孔子之所以却萊兵對齊侯者則知書會戎之旨矣會狄會吳放此夏

五月莒人入向莒國已姓今密州莒縣向小國姜姓炎帝之後漢志向屬沛郡杜氏注龍亢縣

東南有向城寰宇記屬應天府穀熟縣書人將卑師少入謂破其都城蹂踐朝市也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

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當時征伐不自天子出陵弱暴寡紛然無制莒以一婦人之故擅興兵入人之國都王法所

無駭帥師入極駭穀梁作倭無駭不氏未當誅也

夫子削之也或曰無駭不書官氏未王命也極據孔氏正義賈逵以為戎邑書帥師用大衆也擅興大衆陵暴

小國義與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杜氏注高平方

入向同亭今之單州魚臺縣也傳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

好也諸侯會盟皆有相期約行禮之日然會未有書

其日者至于盟誓必詳其月與日以其相與約信或尋或寒皆考於此固有國之所尤謹也前此蔑宿二盟皆不書日久遠失之耳至於中國諸侯與戎相誼尤不可之大者蓋盟者刑牲以相示謂神之殛倍約者當如此牲列國應監尚以長亂況輕信戎而與之誼一有間隙惟利是視則求小疵而責大信必肆豺狼之暴為宗社深梟隱公之失道而闇于謀國也胡氏曰後世乃有結和親以許會而背內棄于遠如西漢之於匈奴約外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其垂戒可謂遠矣九月紀履緌來逆女紀杜氏注在東莞劇縣漢屬北海郡今屬青州光祿縣履緌左氏作裂縞陸氏云誤也今從公穀履緌紀未賜族之大夫也不稱使公羊曰婚禮不稱主人今案劉夏祭公及凡諸逆女者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注

皆不書使蓋雖天子諸侯亦不自主婚所以養廉遠恥故不稱使也女在國故稱女稱大夫來逆女卿為君逆夫人也今案春秋於婚姻事與卒葬同皆詳書于策蓋送終之與謹始一也男女之配萬事之先天子諸侯無出體親迎之禮必使上卿往迎於其國至於所館然後親迎以入此哀公問所謂大昏既至是而親迎也紀以卿逆猶可言也其或逆者微則輕配偶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伯姬魯女即履緌所逆者婦人謂嫁曰歸臨邑劉氏曰歸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程氏曰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作紀子帛程子紀公穀曰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作帛杜預以為裂縞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之上者也胡氏曰凡闕文有本據舊史因之不能益亦不亮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必曲為之說則鑿矣十

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隱公夫人也薨上墜之聲書內之君夫人卒葬異于外尊尊也不地夫人薨有常處也子氏不書葬者婦人從君故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本朝后雖先崩必俟合葬於山林鄭人伐衛衛都朝歌今滑州黎陽縣蓋古之遺制與鄭人伐衛衛都朝歌今滑州黎陽縣公以前侵伐書人者遠事難詳不必皆徵者也凡師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鄭共叔之亂段子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諸侯擅興兵以侵伐已則當引咎或自辨喻之以禮義不得免則固其封疆告于天子方伯今鄭聲衛罪而不戰衛服故也衛服則可免矣鄭人擅興戎王法所不容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注

三年春王二月程子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王朔天時已巳日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紀立春秋之大義也有食之不書朔史失之也非史之失則食不于朔也日者人君之表日食君道所大忌唐歷志曰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過交而有食天道之常以歷推春秋日食大槩皆入食限于歷應食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日食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盡食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以避之或五星潛在下不食或德之休明而有小肯淺或在陽歷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所生也今肯焉則天為之隱雖交而不食此四者德之所生也今案歷家之言如此則凡日食者不可歸之常度而災之所生乃德之不修也明矣況象見于上而災應于下自是而後王政日微中國無霸君弱臣強禍亂滋起此春秋所以特書以啓人主恐懼修省之心庶幾乎以德消災之禍亂也三月庚戌天王崩平王也在位五十一年崩上墜之形天子崩不書名

至尊異於諸侯也喪服斬衰裳首經杖絞帶冠繩纓管屨三年諸侯為天子之禮也天王之喪同軌畢至為臣子者以所聞先後奔喪禮也隱公聞喪而不奔春秋以來送終之禮薄矣聖經詳志以見罪惡之淺深今此平王之崩但書來訃而魯人不往且志武氏子之求購則隱公之蔑視五十一一年天下之共主視其喪葬無復臣子哀戚之情邈然不以動其心而自同於禽獸夏四月則其惡極罪大不可勝誅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辛卯尹氏卒

尹氏左傳作君氏以為隱公之母聲子名稱義例皆無考據故當以公穀為正尹氏

氏者王室之世卿詩節之首章指尹氏大師為致亂之人後此二百年立王子朝亦尹氏也則其為政於王室久矣平王繼幽厲之後不能擇賢以修其政而因用致亂之族使之深根固柢而不可拔故春秋於此即其告終變例書氏以見平王不能中興周室之由而尹氏數百年相繼禍敗所以著世卿不擇賢之弊為後世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注

九

秋武氏子來求購

武氏王之卿士稱氏亦世官其子未命也不稱使古者王崩百

官總已以聽冢宰故公羊傳曰當喪未君也胡氏曰夫百官總已以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

不稱使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義也紫惠公之薨宰嚭歸罪而平王之喪隱公不奔罪不勝誅為

政於王室者不能輔王以舉政刑而遣使下求於列國春秋直書以見其墮體失政輕天下文武之澤斬然

矣入隱公三年間經書周室止四事耳而人亡政熄王道之不能復興蓋已具見此春秋所以為簡明也八

月庚辰宋公和卒

和穆公也名之諸侯下於天子且以別內外而謹始終之際也穆公者宣

公之弟宣公之薨也舍其子與夷而立之穆公疾召司馬孔父使之立與夷羣臣欲立穆公子馮公不許使馮

禮人情之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冬十

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國名今青州臨淄縣石門齊地在濟南府臨邑縣

齊侯僖公鄭伯莊公來告故書隱公十一年之盟而不食言者惟此石門之盟二君終身未嘗相伐蓋齊方盛強而鄭莊森猾反覆之人也鄭之深仇專在於宋故鄭莊恃齊以敵之雖齊盟與宋盟好而左右離間必使惟己之從是以石門之盟雖不寒而二國好合宋與許紀諸國交受入伐春秋詳書於策將使後人考其本末而知鄭莊多詐齊僖不義而強王政不綱癸未葬宋穆公錄姓會則書穆諡也諸侯合請諡于王宋公爵也其稱公與齊衛異矣然春秋自蔡桓侯之外皆不請于王而私諡者也左氏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此葬禮久近與當會者之節也胡氏曰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史其義則或存或削局為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諸侯於方岳之同盟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急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有宋夏盟齊昭告亂書弒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也晉主夏盟在景公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也急於禮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諱其辱避其號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注

十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夏后氏之後周之

雍丘縣牟婁杞邑取者言非其有而恃力兼并之也征伐天子之權土地諸侯所受之封莒人擅興兵以伐

人又取其地明伐不以罪志在貪其利故兩書伐取以見王法所當誅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州吁殺侯

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嬖人之子不稱公子惡逆之首去其屬藉以誅之也凡弑殺臣子言殺卑賤之意君父言弑積漸之名也初

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其弟戴妨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嬖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今年州吁弑桓公而立

謹案弑逆之事不可人道之大變聖人於易坤之初六言其理以為臣子而至於弑君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衛國之禍始于莊公之寵州吁繼其好兵

而不知禁公存之時安上僭夫人失位見于衛詩則亂根之萌久矣殖之滋長終不能圖以致篡弑成於桓公既立之後春秋據事直書亦將使讀者原禍敗之所從

欽定四庫全書

起而嚴履霜之戒也夫君臣父子夫婦之分一失其正則亂之所從生衛莊溺私愛而使內寵僭嫡嬖子害正石碏之諫足以悟矣復而弗圖辯之不早貽禍後嗣可謂慘矣董氏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莊公之謂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不期而會之名古者諸侯出疆朝天子若罷朝卒然相遇則近者為主遠者為客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春秋諸侯雖非相遇而欲從簡易則以遇禮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故亦曰遇春秋因事而書以識其非王事而出竟無國君之禮今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

宋公陳侯蔡

人衛人伐鄭

陳今陳州宛丘縣蔡今蔡州上蔡縣宋自陽公立公子馮出居鄭之後馮以穆公

不立己為恨有反取其國之心鄭莊又從而佐之於是宋陽與鄭為深仇矣及是衛州吁立欲求寵于諸侯以

定其位使告于宋求伐鄭以除子馮之害使宋為主而率陳蔡以同役故宋公許之而四國同伐鄭也又擊鼓詩怨州吁言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則衛人乃公孫文仲也

宋陽受國于穆公而馮有爭位之心正當修德和民外好鄰國則其位自定而馮無所伺其隙矣況州吁弑逆之賊內懷見討之懼而欲納交陽公苟知名其為賊拒其邪說告于王而討之則一舉而父子君臣之倫定中國之禍未至如後日之慘也今乃怵于州吁之邪

說合陳蔡以助逆賊之黨而首修怨於鄰國於是馮得以自固于鄭而宋國之人不復知君臣逆順之正理自是日從事於兵而弑逆之事卒及其身皆陽公不能早辯於此役從自及也春秋書宋公為戎首蓋即事而罪

自見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公鞏大夫書公子隱公之罪人也傳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鞏帥師疾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誠如此言則隱公之弗許乃合於義而怵于鞏之固請君弱臣強正不勝而邪說行辯之不早孰明于此然再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者乃重言以見其罪惡之不可勝誅而左氏乃以為圍東門五日而還今復伐鄭此說

稽之經意事理殊為謬妄故前事亦未可深信要之隱公不明大義使聲掌兵權以稔其惡初不待傳而可見至於聖人以簡嚴之法作經嘗曰書之重詞之複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大美惡焉此年於宋公陳侯蔡人

衛人之書既叙之又重叙之所以反覆痛宋陽失計陳蔡復無人黨亂賊以虐無辜視臣弑其君之大變不知禽獸無知所不為者而以為可親魯隱又從而翼之遂使中國之人視之為常事宋魯陳衛淪胥繼亂學者於此當知聖人傷世變扶天理之深意不可

九月衛人殺

州吁于濮

濮水名在曹衛之間受河汴二水東北至濮州傳州吁未

能和其民石厚從州吁如陳石碯告于陳請即圖之陳
人執之衛人使殺州吁於濮石碯亦使其宰殺石厚于
陳稱人討賊之詞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故凡作亂自
立為君者其為國人所殺皆稱人言眾所共奔不以為
君亦夫人所得討也胡氏曰于濮云者不但紀地而
已亦間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
不能即討者由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殺之于
濮耳夫以討賊許眾人而以失賊罪鄰國與賊者寡矣
故曰春秋成而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晉衛公子也傳
亂臣賊子懼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觀左氏作矢非也棠濟上邑今單
州魚臺縣有魯侯觀魚臺公將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注

卷一

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
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公不聽昔益戒舜曰做戒無
虞罔失法度罔游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曰毋淫
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又曰無違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
訓非天攸若蓋兢兢業業非禮勿動然後足以正國而
治人一或惟耽樂之從則將以逸豫而滅厥德隱公忽
藏僖伯之正諫而遠從事于遊觀非所以為君國子民
之道春秋特書所以示人君當循禮遵法以隱公為戒
也夏四月葬衛桓公桓公名完而諡桓蓋古不諱嫌名
諡法辟土服遠曰桓諡者行之迹桓公見弑而加此諡
又衛侯爵而稱公見國人私諡也程子曰送終大事
也不請于王而私加以不正之諡知忠孝者不忍為也
謹案程子之言深足以發明一經書葬之旨學者以此
推之則知春秋之時為臣子秋衛師入成凡稱師將
者皆無以正君父之終也

平師眾邾杜氏注云東平亢父縣有邾鄉今之單州任
城縣也衛之亂也邾人侵衛故衛師入邾凡繼亂而立
者必有懲艾革弊之政憤排圖治之思而後可以保國
而圖終宣公遭大亂而得位既非踰時首擅與兵以修
怨為事則知其無尊王之心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
羽

考猶考室之考成也仲子解見隱元年仲子非正夫
人不得祔惠公之廟隱為桓立故為其母築別宮宮
成而祭之也胡氏曰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
諡繫號以姓繫諡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得諡單舉
姓字者妾也此春秋所以正名而定夫人眾妾之分也
羽翟羽舞者所執人持一羽凡舞有干舞有羽舞不曰
六佾而曰六羽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
故獨奏文樂也公羊傳曰六羽僭諸公也天子八佾
諸公六諸侯四左氏曰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
數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注

卷一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
初獻六羽程子曰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
後世羣廟遂僭用之仲子別宮以眾仲之言不敢同羣
廟而用六羽故書初獻仲尼以魯之郊禘為周公之道
衰用天子禮樂祀周公成王之過也謹案周禮凡天
子諸公諸侯之禮節度數各有等舞必有之論周室正
禮當從公羊之說眾仲姑欲止用八之僭故畧諸公言
之非周禮也曰獻者不宜獻也春秋於此書獻以見六
羽不當用於仲子之廟書初以見八佾用於羣公之室
一言而盡魯僭禮之本末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
常山劉氏曰魯僭天子禮樂春秋邾人鄭人伐宋宋人取
秋每事書之以正天下之典也邾人鄭人伐宋宋人取
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螟蟲食苗
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郭邾人為道主兵也螟蟲食苗
為災國之大事也故記之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驅